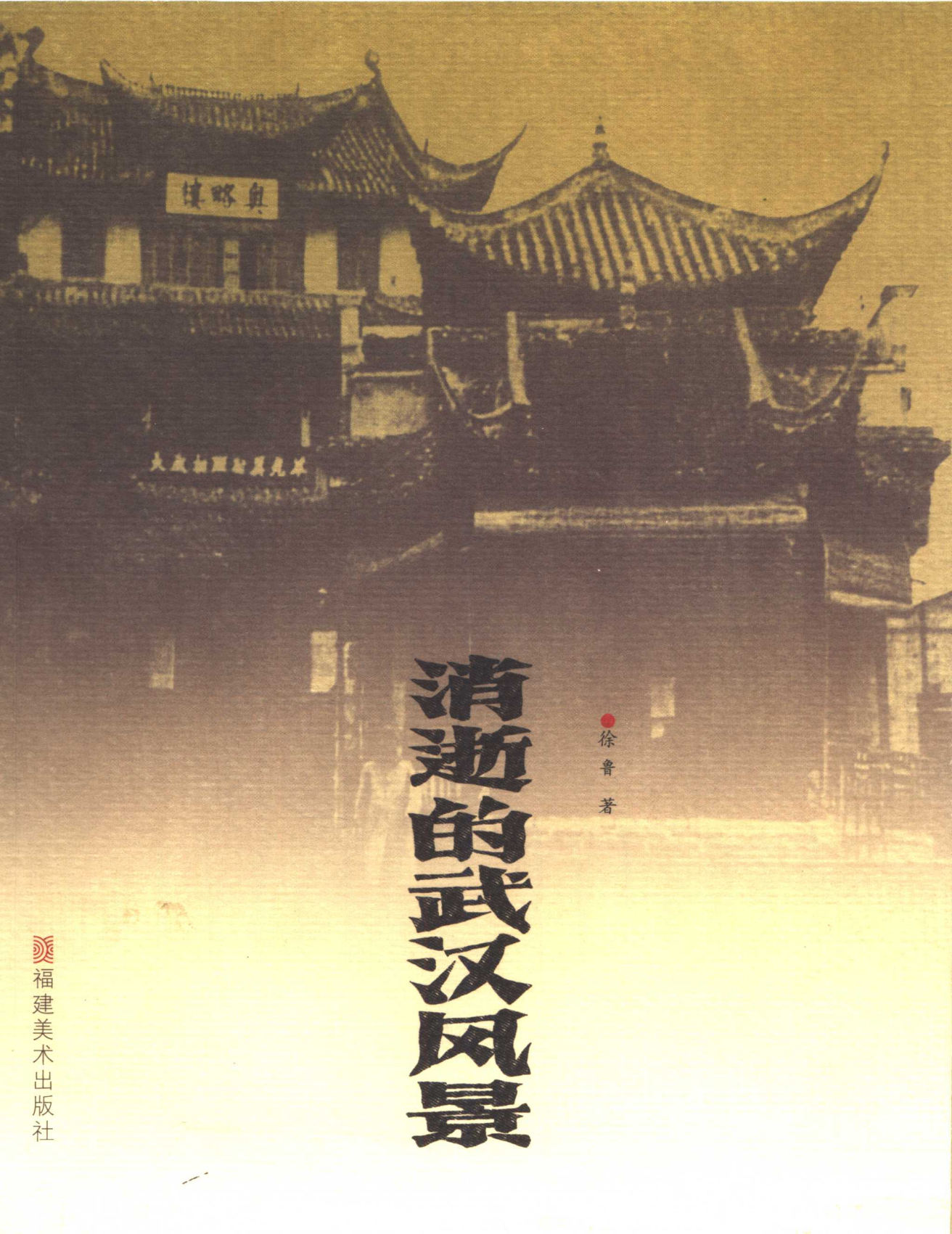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消逝的武汉风景

● 徐鲁 著

 福建美术出版社

消逝的武汉风景

● 徐
鲁 著



福建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逝的武汉风景 / 徐鲁著. — 福州: 福建美术出版社, 2006.1

(消逝的风景丛书)

ISBN 7-5393-1683-7

I. 消... II. 徐... III. 武汉市—地方史—史料
IV. K296.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56642号

消逝的武汉风景

作 者: 徐 鲁

出版发行: 福建美术出版社

印 制: 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3000

书 号: ISBN 7-5393-1683-7/K.36

定 价: 38.00元

目 录

前 言.....	1
一、市井弦歌.....	3
二、江水记忆.....	19
三、百业旧影.....	29
四、文化沧桑.....	61
五、天地玄黄.....	79
六、校园书声.....	101
七、教会雨露.....	121
八、三镇胜迹.....	129
九、江湖远影.....	147
多少楼台烟雨中（后记）.....	152

前言

由武昌、汉口和汉阳三镇组合为“武汉市”这个名称，其实还不足八十年的时间。1927年初，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（内辖汉阳）两市合并作为首都，才正式定名为“武汉市”。在此之前，武汉三镇各自独立存在。

然而，追溯武汉三镇形成的历史，我们会感到它是那么遥远和漫长。早在距今已有3500年之遥的商代，武汉北郊就建起了一座盘龙城。这座城可视为武汉的前身，也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古城遗址之一（也有人认为它是商人南征时建立的军事据点）。盘龙城位于现在的汉口市区以北约五公里的黄陂区境内，因被水波潋滟的盘龙湖环抱而得名。它是武汉古老的历史沧桑的见证。坚实的城垣，古朴的陶器，精美的玉戈，秀丽的纹饰，见证了武汉人的先祖们勤劳、务实、智慧而不失浪漫和幻想的天性。虽然时间的风雨最终摧毁了这座城堡，但是，逐水而居的武汉人的先祖，并没有舍弃这片水草丰美的云梦大泽。沧海桑田，他们在这里继续垦

殖、耕耘和繁衍子嗣，创造着自己绚烂的历史、文化和史诗。

时光的日晷不停地在转动。大约到了东汉末年，戴监军在大别山（即今龟山）筑建郗月城，是为汉阳筑城之始。至公元606年（隋代大业二年），始有“汉阳”之名；公元223年（三国魏文帝时），孙权在黄鹄山（即今蛇山）筑夏口城，设立军事城堡。至公元280年的西晋时，改夏口所在的江夏郡为“武昌”；而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，最早是在公元520前后的南北朝梁武帝时期，梁武帝在龟山西北约五公里处筑萧公城，又称“汉口城”。至1465—1478年（明代成化年间），汉水改道后，原来地势低洼的芦苇荒洲，始有居民迁入定居，数十年后，至明代嘉靖四年，汉口即已初具市镇气象。

到明末清初时，汉口已由最初的一个芦苇荒洲，渐渐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镇、广东佛山镇、江西景德镇齐名的“四大名镇”之一。“五百年前一沙洲，五百年后楼上楼。”

正如这两句竹枝词所概括的，武汉作为一座城市的诞生与发展，只是数百年的光景。

19世纪中叶，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，1861年，汉口开埠。外国列强纷纷进入汉口，划设租界、开办商行、建立港口，武汉三镇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最为繁荣的商埠之一，其规模和地位仅次于上海。1905年，日本驻汉领事小野幸吉在他所著的《汉口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汉口今为清国要港之第二，……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。”1918年，美国《竖琴》杂志刊载了一篇署名威尔·瓦尔特的文章《中国的芝加哥》，其中有言：“汉口在全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，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。”数百年来，这座城市正是从这样的一个水码头出发，走出汉水，走出长江口，走向太平洋、大西洋，不断发展壮大，而拥有“东方芝加哥”之美誉的。

1911年（农历辛亥年）10月10日，革命党人又在这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，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首义之城。1926年

秋，国民革命军光荣北伐武昌城下，并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。武汉国民政府可谓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展至鼎盛时期的象征。十年之后，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，武汉又成为国民政府的“战时首都”和全民族抗战的中心，也是全国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的中心……

白云黄鹤，金戈铁马，见证了这座大城的多少盛衰沉浮、风流云散，见证了她多少的繁华、荣光和苦难。俱往矣！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，岁月的脚步，也总是朝向未来的。它将给我们带来新的辉煌、新的畅想。登上晨曦中的黄鹤楼，把千里楚天胜景尽收眼底。“烟雨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。”大江从远古奔流而来，还将奔腾不息地流向未来。大江穿越过多少幽深、曲折的峡谷和弯道，但它最终必将流向辽阔的大海。那么，就在这喷薄的曙色中，且让我们穿越时空，开始一次对于旧武汉的追忆之旅、沧桑之旅……。

市井弦歌





其乐融融的全家福（摄于1930年代）

武汉作为近代“华中第一商埠”，市井百姓从来就有重视商务的风气。叶调元在《汉口竹枝词》里写到，“富家大户拥巨赀，享厚利……，中户平民耳濡目染，始而羡慕，既而则效。”同时，好读尚学，诗书传家，也是老武汉的大多数经济殷实之家的追求和梦想。从这张其乐融融的“全家福”里，我们可感到“诗书传家”的传统

在一般中户平民家庭里的绵延与推崇。

这张照片也显示了1930年代里，武汉的富有之家和中户平民在衣着和服饰上的一些特点：男子仍多穿长衫、长袍，下着长裤，衣料以丝绸和洋布为主；年轻女子多穿薄绸面料的旗袍；尤其在夏季，中老年女性喜穿轻薄凉爽的素面“香云纱”衣裤。

19世纪中叶，汉口开埠之后，曾有“东方芝加哥”之称，无论是商业经贸还是市井风情，都得风气之先，无处不“洋”。至于常在生意场上和楼台公馆里交际应酬的烟花丽人，更是乐于效仿和追比上海、江浙女子的时尚装束，极尽“摩登”之能事。这张摄于1930年代的丽人照，即是当时交际场上的许多年轻女子的典型装束。1934年，汉口市政府曾有严令，限制和取缔妇女的一些所谓“奇装异服”，其中包括：旗袍长及脚跟至拖地；开叉高离膝盖以上；还有诸如绷露臀部和胸乳的紧身衣裤、暴露腰脐的短衣、长不及膝的短裙短裤、稀薄纱衣里不着衬衫，等等。从中我们也不难想见，1930年代武汉女子在衣着装束上的多样化和“开化”程度。



1930年代的丽人照（摄于1930年代）



民初的男女装束（摄于1920年代前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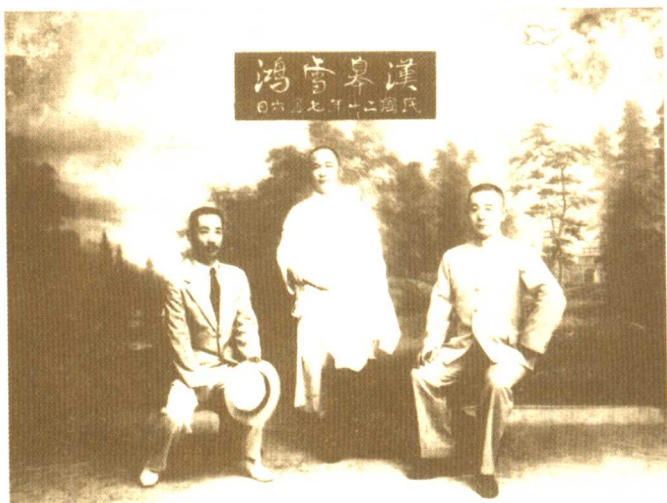
清末民初，武汉的妇女大多穿老式的大襟衫、大襟袍、大襟袄，下配裤子。有的富有之家和中户人家的女子则穿旗袍，或上穿紧身大襟圆摆中袖大褂，外套无袖马甲，下身为长及膝下的绸缎裙（左图）。春秋季节，则上穿短衫下穿裙子。男子仍多穿长袍或长衫。冬季外罩黑色马褂，下着长裤，头戴圆帽，脚穿有脊黑布棉靴

（右图）。衣料多为绸缎、洋布、棉布或麻制夏布。无论男女服饰，色彩大致以蓝色或黑色为主。民国以后，汉口的一些洋行职员、外交官员，穿西服的渐多。但传统的中式服饰仍为主流。追逐摩登穿着者不乏其人，然而当时的风气中，对于“男女服装奢靡更逾于前”的趋势是颇有微词的。

民国以前，武汉的新人举行婚礼，一般都按中式传统婚礼方式操办，程序繁琐复杂。表现在新婚礼服上，新郎大都是长袍马褂和礼帽，新娘则凤冠霞帔。民国以后，在礼堂、宾馆或会所举行西式婚礼，渐渐为一般大户和中户人家所接受。

到了1930年代，受时风影响，大多新人的礼服，堪称“中西合璧”：新郎仍着长袍马褂（或戴礼帽），新娘则穿西式白色或浅色礼服（或拖地长裙），头披白色婚纱（上图）。当然，新郎也有穿中山装和西装的。

1930年代同时流行的三种男式服装：老式长衫、西装、中山装，我们从（下图）中可以一目了然。



中西合璧的结婚礼服及流行服装

（摄于1930年代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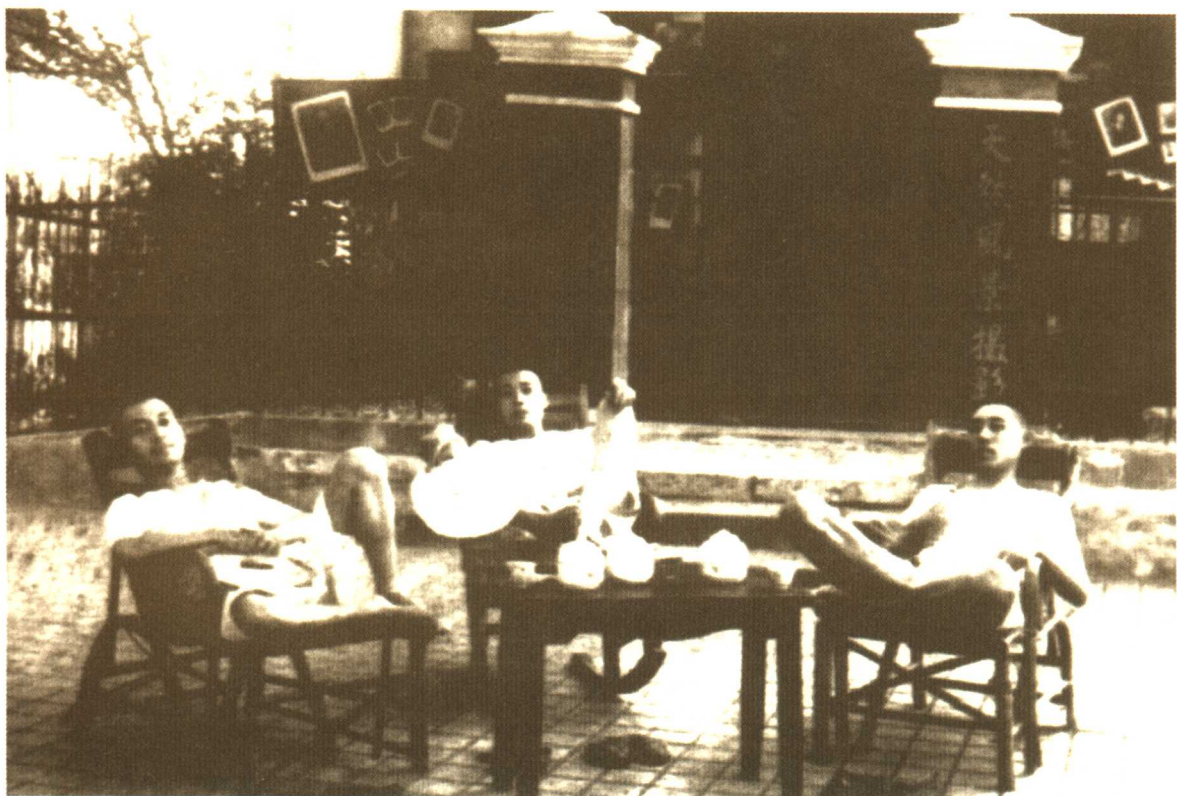


风华正茂的平民青年（摄于1947年）

和三四十年代里武汉三镇时常见到的那些油头粉面的洋场阔少相比，这几个身着白色短褂长裤的平民青年，显得更加质朴、清纯和风华正茂。白棉布短褂、长裤和黑色圆口布鞋，这是典型的平民子弟和一般劳动者的春夏季打扮。其中坐着的那两个青年人，一个穿着黑色皮鞋，一个穿着白色回力球鞋，这在当时一般平民家庭里，也许是只有在外面做事或尚在学校念书的人才能

有资格享用的“奢侈品”。

这几个少年人显然也都读过书，没准即将从同一所平民中学里毕业，就要踏入复杂的社会，开始自食其力或养家糊口的生活了。在毕业前夕，他们“义结金兰”，并郑重其事地来到就近的照相馆里合影留念。未知的、沉重的、抑或是凶险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一脸的严肃和专注。



露躺街头的消暑奇观（摄于1930年代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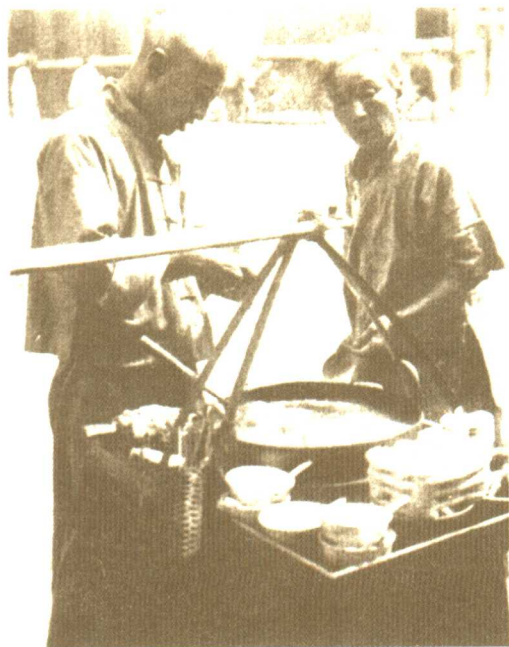
武汉是长江沿岸三座有名的“火炉”城市之一（另外两座是南京和重庆），一到夏季，酷热难当。而且昼夜之间温差很小，白天里广阔的江湖水域受太阳曝晒，大量的水气蒸发，使空气湿度增大，到了夜间，偏南风消停下来，地面热量辐射速度减慢，整个城市的夜晚仍然是闷热难捱。于是，武汉的夏夜里，就有了家家户户喜欢露躺街头的消暑奇观。

尤其是盛夏时节，一到傍晚，大街小巷里的人们，就开始在自家门前的地面上一次次地泼洒凉水，给地面降温。待地面的水气蒸发后，便纷

纷搬出自家的竹床、竹躺椅等卧具，一字儿摆开。吃过了晚饭后，男女老幼就会换上最觉凉爽的、少得不能再少的汗衫短裤，手执蒲扇，或躺在竹床上，或躺在躺椅上，说说笑笑地度过一个酷热的夏夜。图中这三个手执蒲扇的男子，斜躺在竹躺椅上，边喝茶边聊天，看上去是那么惬意。这样的场景，即使在今天的汉口的老巷子里也不难见到。武汉人露宿街头消暑的景象，大约在人们普遍住上了高层楼房，尤其是大都用上了电扇、空调之后，才渐渐有所改观，越来越稀见了。



济记贩卖部（摄于1940年代）



武汉是一座商业城市，曾有“华中第一商埠”之誉。昔日武汉的巨商老店当然不在少数，不过它们主要占据在一些繁华的、人气高旺的商业街面。而一些僻静的小街窄巷里，则往往成了那些肩挑小货担和身背小小货柜的小贩们的天下。他们或高声叫卖，或手打响器，走街穿巷，为那些生活在僻街窄巷里的平民人家，送来日常生活必需的针头线脑之类（下图）。

除了走街穿巷的流动小贩，还有就是那些固定的、往往在巷口或街角拥有一个自家的小门面的小贩卖部。从上图中这家名为“济记贩卖部”的小卖部摆在店面的商品招牌上看，所贩卖的东西有糖食点心、四时鲜果、冰冻汽水、卫生刨冰等，显然比那些走街穿巷的小贩要高一个“档次”了。他们和流动的小贩一起，点缀和渲染着武汉三镇角角落落的繁荣。



市井弦歌（摄于1910年前）

大约从1872年（清同治十一年）开始，照相业由沿海城市传入武汉。当时，一个广东人在汉口回龙寺（今江汉公园附近）开设了一家“荣华照相馆”，此谓武汉的第一家照相馆。接着，又一家由江苏人开设的名为“鸿图阁”的照相馆，也在回龙寺开张。稍后，一个日本人又在武昌黄鹤楼开设了一家新的照相馆。到了1881、1882年，位于黄鹤楼旁的“显真楼”照相馆，位于武昌斗级营的“美华照相馆”，也相继开业。这些都算得上是武汉最早的一批照相馆了，至今已超过百年的历史。

这一组摄于清朝末年的人物照片，不仅使我们领略了武汉早期的照相技术，也保留下了清末武汉里巷的风情百态，如走街穿巷的补鞋匠（左



上图），贫寒之家的纺线妇女（左下图），街头卖艺的中乐演奏者（右下图），挨家挨户兜揽生意的磨刀匠（右上图），坐在街头卖“转转糖”的小贩（右中图）等。这是一百多年前老武汉的里巷风情，是老武汉早已远逝的市井弦歌。



刺绣女子（摄于1930年代）

清代嘉庆年间（1796—1820），汉绣初见于江夏（今武昌），接着就传到夏口（今汉口）。至咸丰年间（1851—1861），汉口设立了专门的“织绣局”，武昌随之也有了苏洪发、万兴发、徐大华等名绣作坊，并且逐步形成了武昌塘角街妇女刺绣加工集中地。到光绪年间（1875—1908），在汉口万寿宫一带，已经有了三十多家绣货铺，形成了一条闻名遐迩的汉口“绣花街”。汉绣作为一种民间手工纺织艺术，于清末民初进入了它的鼎盛期。直到1938年日本侵占武汉后，一把火将汉口绣花街焚毁殆尽，汉绣艺术才日渐凋敝。

近代汉绣以平金夹绣为主，不仅色彩极其华丽鲜艳，花纹图案也古朴亮丽，在针法上又与国内“四大名绣”相异，其成品挺括精致，富有地方风味。主要绣品有轿衣、八卦衣、桌围椅背、门帘帐沿、堂彩屏风、神帐以及戏曲服饰等。当时的京剧名伶梅兰芳、程砚秋，汉剧名流余洪元、朱洪寿、牡丹花、陈伯华等，都曾订制过自己的汉绣戏衣。1910年，汉口美粹学社、彩霞公司出品的绣字、绣画，荣获了南洋赛会一等奖金牌奖；1915年，汉绣又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了金质奖牌，汉绣艺术名扬一时。



汉口的集体婚礼（摄于1935年）

1935年4月，上海在全国首倡集体婚礼。一向喜欢追随“上海摩登”的汉口，紧随其后，于1935年11月1日正式以“集团结婚”名义，举办了第一届集体婚礼。参加此次“集团结婚”的，共有十七对新人，结婚盛典一扫旧武汉繁琐、复杂的婚俗，新郎一律长袍礼帽，新娘则身着白色礼服、头顶白色婚纱，一时成为武汉三镇街头巷尾的一桩美谈。